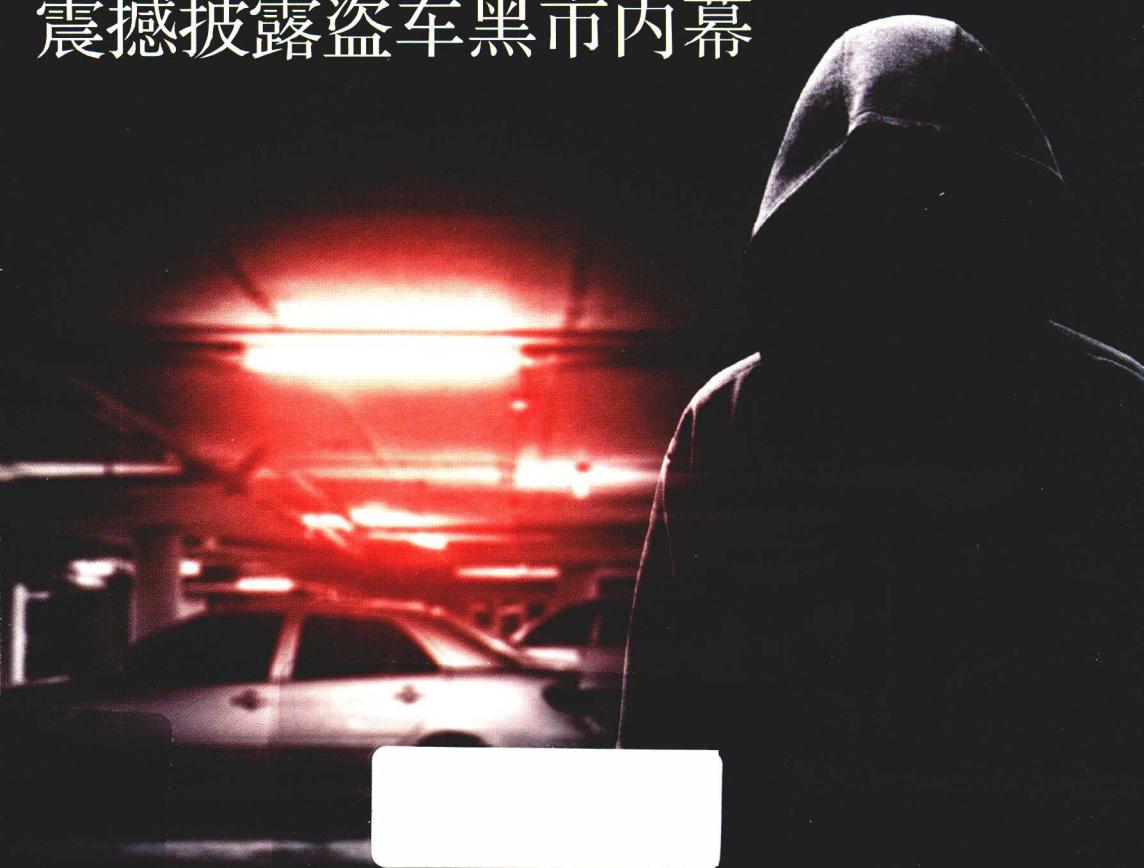


第二部 坦桑蓝

常书欣◎著

隐 密 手

震撼披露盗车黑市内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隱 敵 手

第三部 坦桑藍

常书欣◎著

震撼披露

盜车黑市内幕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擎 : 全3册 / 常书欣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6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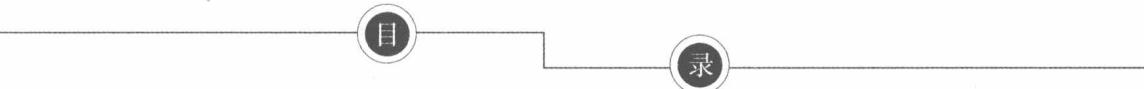
I . ①隐… II . ①常…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3273号

书 名 隐擎

作 者 常书欣
责 任 编 辑 丁小卉 姚 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字 数 980千字
印 张 56.5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639-0
定 价 108.00元 (全3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 1 章	多事之秋	· 001
第 2 章	四辆超跑	· 015
第 3 章	小聪明	· 028
第 4 章	麻叔叔	· 040
第 5 章	精神领袖	· 052
第 6 章	文明催债	· 065
第 7 章	卖肥猪	· 078
第 8 章	雇毛贼	· 090
第 9 章	一桶金	· 102
第10章	老大气质	· 114
第11章	做任务	· 128
第12章	反击	· 145
第13章	拼命钱	· 159
第14章	碰瓷儿	· 173
第15章	极速漂移	· 186



第16章	去泰国	• 199
第17章	莫先生	• 210
第18章	坦桑蓝	• 221
第19章	指新路	• 233
第20章	军令状	• 245
第21章	挑西瓜	• 256
第22章	遇突袭	• 267
第23章	立交桥	• 279
第24章	钱到了	• 290
第25章	告密者	• 301
第26章	审叛徒	• 313
第27章	来处去	• 325
第28章	大考验	• 337
第29章	帮夏柔	• 348
第30章	救美记	• 360

第31章	解语花	• 372
第32章	卫衣男	• 384
第33章	美人谋	• 396
第34章	不平夜	• 407
第35章	险中求	• 419
第36章	撒天网	• 431
第37章	九重关	• 443
第38章	美女蛇	• 455
第39章	杀机现	• 467
第40章	生死速	• 479
第41章	活见鬼	• 491
第42章	换毒品	• 503
第43章	退意生	• 515
第44章	顶雷上	• 527
第45章	请战书	• 539

第46章	广深事	• 551
第47章	周秘书	• 563
第48章	阴谋论	• 574
第49章	暗中黑	• 585
第50章	妖四妹	• 596
第51章	大反转	• 607
第52章	归来矣	• 618
第53章	蛇出洞	• 629
第54章	香美人	• 640
第55章	反间计	• 652
第56章	资本战	• 664
第57章	暗码	• 675
第58章	沈玉斐	• 686
第59章	抓到蛇	• 698
第60章	顾大局	• 709

擎

第61章	尘埃定	· 721
第62章	群魔起	· 732
第63章	推太极	· 743
第64章	大厦倾	· 754
第65章	隆中对	· 765
第66章	燕苏	· 777
第67章	苟富贵	· 788
第68章	惊喜	· 799
第69章	困兽斗	· 811
第70章	一夜心	· 822
第71章	闫道全	· 833
第72章	老裁缝	· 845
第73章	人不归	· 857
第74章	见家长	· 869
第75章	眼前人	· 881

大反转

唐诗的心一下子警惕了。

麻子是唯一一个见过幕后老板的人，他虽然不聪明，不像刘美香那样能偷能抢，也不像沈玉斐那样能杀能打，但是年龄的优势让他最沉稳，靠谱。

现在刘美香和沈玉斐都在局子里蹲着呢，他还能在外面修车厨里喝着红茶卸着轮胎，这就是区别。

“我最不喜欢和大人物打交道，看起来是能让咱们挣一笔钱。实际上咱们到手的就那么一点指头缝里落下来的，还经常要背锅，不划算呀。”

唐诗拒绝。

和这帮子卖人的坑货打交道和女人打交道是一样的，一定要欲却还迎，半推半就。上赶着巴结人家，只会被嫌弃。高冷一点，还会被当成男神，各种猜测你是不是这儿不满意，那儿不舒服。

慢慢地就把所有的底牌都给亮出来了。

唐诗不同意，麻子就着急了，恨铁不成钢地嫌弃唐诗目光短浅：“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你自己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但是跟着大佬人家手指头缝里漏出来的都比你干一年强。你这没有一点儿保障，还想着老了去给那些学徒打杂呀？”

民工最悲哀的地方就在于完全没有一点儿保障，在累死累活的城市里老了只能被扫地出门。

“想骗我没那么容易，我不会送上门让你的老大灭口。”唐诗恶狠狠地说。

“你这孩子，如果没有我的老板，咱们都走不了。”麻子不再搭理唐诗。

夜色浓重，四妹又和唐诗要了一千块钱，准备给了批零铺就算是把这个小

三轮车给买了。这种小型的交通工具，最近还挺流行，老头儿在前面蹬着，老太太在后面坐着。既不会堵塞，也不会因为速度太快被撞了。

唐诗本来想要和四妹一块走，但是四妹拒绝了。

吕荣现在还在砖厂搬砖，她想要买点儿方便面火腿肠辣条什么的去看看。唐诗觉得这么有情有义的姑娘已经很少见了，正想要夸两句，豪放姐的话锋一转：

“我去看他瘦了没有，要是还这么胖，分分钟要和他绝交。”爽朗地大笑，背着开线的包包，在路边打了一辆车就走了。

四妹不是普通人。

就像是藏在少林寺的扫地僧人，没有名气，没有地位，但是却有着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超凡脱俗的武功。

唐诗越看越觉得四妹和吕荣其实挺搭的，吕荣那肚子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豪放姐才能管得住。

“你能不能把我放了？”麻子很不舒服，被绑得像个大闸蟹一样，他这辈子哪儿受过这种委屈。

唐诗邪魅狂狷霸道地一笑：“你喊呀，警察叔叔，快来救救我，我被绑架了。就快要被这个坏小子砍死了，求你们赶紧把他关起来。”

在宽敞的街道上唐诗有恃无恐，麻子还真不敢。如果一喊，警察过来是先拍照取证，然后进行身份信息登记。

警察办案，都会要求被办案的群众留下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比传说的查水表还详细。一定要在办案结束之后给个好评。

国家的暴力机关也在朝着服务部门靠拢，被罚了款，还会让你对服务做出好评。麻子可不敢喊，这一喊真的把警察招来了，他就只能进局子了。

“坏小子。”麻子不和唐诗这种不要脸的人说话，他干脆就那么坐着闭目养神。

医院里，月朗星稀。夏柔醒来很久了，其实伤口不深，她是天生的血小板不好凝结的体质，小时候营养不良造成的。只要重新输血，好好休息一下，伤口缝合了就没事了。

严格来说，她伤得并不重。

病房在一楼，这家医院还是以前的装潢，窗户外面没有防护栏。门口守着两个年轻的便衣警察，因为性别的关系，总不好意思一直盯着里面如花似玉的夏柔看。

病房里没有开灯，她的身份特殊，一个人住。夏柔动了动，肩膀的麻药局

部麻醉的效果还没有下去，全身都不疼。

她撑着坐起来，然后开了窗户，警惕地回头看了一眼。

安静的病房像是和喧嚣的尘世分割开来，她不要这样安静地忘记时间。夏柔蹑手蹑脚地拎着拖鞋，从窗户口上跳了出去。

夜色，慢慢地拉开了它狰狞的一面。

在医生查房的时候，发现夏柔不见了。这个消息立刻被传到了警务大厦，原本就轮到张则值班，他连夜提审了沈玉斐。

“夏柔死了，你知道吗？你到底还有多少同伙？如果你不说，你知道你还会害死多少人吗？”张则怒不可遏，眼睛通红地看着沈玉斐。

沈玉斐在提到夏柔的时候，无意地声音会变得很温柔，像是一个刚强的男人提到了他心里的爱人。

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很难造假。

广深汽贸给沈玉斐的好处本来就不多，仅仅是几千块钱的工资，再加上几乎不能算数的分红。能让他那么多年，一如既往地待在广深汽贸给卖命，就不是纯粹的利益能办到了。

沈玉斐戴着手铐的手一下子砸在了桌子上，胡子拉碴的嘴嗫嚅着，喉结迅速地抽动了几下。原本迷糊灰白无神的眼睛里写满了愤怒、不满、悲伤、气愤，像是一条龙被抽走了龙筋。

“不可能，他们说了不会杀夏柔。”

沈玉斐这几个字像是从喉咙里撕裂出来，他在求证着，认为张则在骗他。而张则保持着愤怒的神色，一直在盯着他。

这一刻，是两个男人在心理层面的巅峰对决。

沈玉斐的心里先有了牵挂，他就先输了：“我的业务一直都是通过麻兴义联络的，只有他见过真正的老板。为了防着这个老东西黑吃黑，我把他每一次收钱办事儿的事儿都给拍下来了。那个优盘被叶灵和唐诗偷了。”

沈玉斐的眼睛里在冒火：“肯定是麻兴义派人杀了夏柔，我真后悔没有先把他给淹死。”

“这个业务是怎么联络的？”张则继续问。

现在的沈玉斐，已经把麻兴义的事儿一件一件地说了，他恨不得张则现在就能把麻子钉死。他们通过一个网络游戏联络，但是说话用的都是暗码，不是熟人根本听不懂。

现在的通信设施都是国内的几家电信行业巨头垄断的，一个互联网可以追查到个人家中。敏感词可以通过特殊的程序被筛查出来，所以犯罪分子都有自己的一套暗码，用来逃避这样的追踪。

像是抗日谍战剧一样，买卖双方都要懂得暗号。

这个结果让张则比较满意，他几乎要下令抓捕麻子了。萧清渠现在就一直在远远地跟着唐诗，麻子落了单东躲西藏，被唐诗给堵着，抓起来没有问题。

技术部门的人迅速登录那个游戏，然后从里面找可疑的信息。

这个游戏很脑残，就是以前的国产机还在非智能阶段的时候自带的俄罗斯方块。越打越快，快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像一堵墙一样挡得严严实实。

后来各大娱乐社交账号又跟着出了许多类似的游戏，只不过都没有这个经典。

麻子的年纪大，操作智能工具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的是俄罗斯方块。如果麻子落网，那么他的继任者会不会把暗码换成了其他复杂的大型游戏呢？

这让张则很头疼。

他年纪轻轻，却没有一般的年轻人所有的锐不可当做了再说的豪气，他一定要能做到瓮中捉鳖的时候才动手。

唐诗骑着小破电动车，朝着沈玉斐的小额贷款公司过去。他原本觉得麻子就是痴人说梦，人都进去了，沈玉斐犯的事儿下辈子都不一定能出来。他的钱在明处的都会被有关部门查封上缴国库。

暗处的会被昔日的好友瓜分，他们可能一箱方便面都不会给沈玉斐送过去，但是却会把沈玉斐藏起来的钱挥霍得一干二净。

一想到拿到这两百万，就要和那么多的人PK，唐诗就觉得很心塞。

不过麻子摇了摇头：“你不懂沈玉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放钱肯定不会让人拿走的。”

沈玉斐是个一毛不拔的人，只要他还没有死，就不会有人能拿走他的钱。他现在坐在大牢里，昔日的好友也都是人渣中的极品，如果大家还想要相安无事地过日子，就不能伸手。

谁如果动了沈玉斐的奶酪，肯定会被沈玉斐咬到局子里做伴。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

小额信贷公司没有开门，唐诗原本以为会在门口等一个晚上，或者是把人家的玻璃门拿液压钳给撬开，但是麻子的做法又颠覆了唐诗的认知，他要求去沈玉斐的家里。

这让唐诗和一直远远地跟着的萧清渠都非常地困惑。

在沈玉斐被捕的时候，他家已经被人搜了好几遍，然后查封了。就连银行账户上还有的几十万人民币，也被冻结了。

这些将来会作为非法所得，被直接上缴。

人一生都在做无数的决定，从婴儿时期开始，衣食住行、教育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一个个不同的人。

萧清渠何尝不知道，现在就是逮捕麻兴义的最好时机。

沈玉斐的房子虽然被查封了，但是他所在的城中村是昆山市最乱的社区之一。那里的外地人特别多，尤其是农民工和不良职业者。这个时间在普通的小区里是非常安静的，但是在那个城中村像是神仙渡劫一样，烟雾缭绕，音响震耳欲聋。

他要防着麻子趁乱逃跑。

一家接着一家的面店、烧烤摊子，各家的椅子都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凉皮的碗会堆在小龙虾摊子上，一直到了三四点以后，这些夜生活才能慢慢结束。

还有不少的大学生也在这种房租低廉的地方租个房子，情侣之间藏起来过小日子。房东和租房的人都为了避免麻烦和扩大利益，既不会给国家交税，也不会登记身份信息。

如果麻子跑了，上哪儿抓去？

萧清渠也和张则打了个汇报，于问笙的年纪太大了，这个点儿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了。这个案子本来就是张则在办，于问笙用自己的年龄和身份从旁压一下用来调配人力物力，所以萧清渠的请示没有任何问题。

张则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萧清渠汇报完，他决定：“进了村口，就下车跟进，缩短距离，配好枪械。”

多年的刑侦生涯，让张则预感到这一次不简单。

现在地方治安上，只有特警会随时配枪，普通的巡逻一般装的都是橡皮子弹。自从上次夏柔遭遇了枪击事件，全体参战警察才换上了实弹。

其实现在的警察都不愿意配枪，关于开枪的法令很多也很复杂。一般这边儿刚刚击毙了犯罪嫌疑人，那边儿司法部门就直接开着车上门了。

之后就是没完没了地做汇报，书面文件和当面文件都有。他们比那些天天坐在电脑跟前胡说八道的小说家的压力还大。

萧清渠和另外两个外勤，两个技侦，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林子宁和程强立刻检查枪械，很多人当一辈子的警察，巡逻过这座城市的每一块土地，可能都没有机会开一枪。

这是重要任务。

“下车。”把车停在了路口，几个人散到了这一片人间烟火里。萧清渠还有一句要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枪看好了，和钱包分开放。这种人流量大、外地人多的地方，也是小偷们出没最多的地方。

千万不能把自己的枪给丢了。

作为警察如果把自己的枪都丢了，和今天晚上跑了麻兴义一样事关重大。

五个人跟在麻子和唐诗的后面，尾随而来。唐诗解了麻子脚上的锁扣，却没有解他手上的。唐诗亲亲热热地搭着麻兴义的肩膀，挽着他的胳膊。像是小孩儿撒娇一样，扭股糖似的缠着他。

比跟叶灵还要腻乎。其实不是唐诗想要和麻子这么亲近，而是这片儿地方四通八达，一不小心让麻子跑了，钻了胡同就找不到了。

麻子本来被绑着就走不快，身上再挂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费劲儿。尤其是两个大老爷们黏糊在一块儿，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可让他的老脸红死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唐诗这么不要脸的人？看到了长得帅一点的男人路过，还兴高采烈地吹口哨。

两个人推推搡搡，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沈玉斐的房子前面。其实按照规定，查封的房子就不允许继续居住了，但是一间房一个月七八百的房租，还都是在这里干体力活的人租下来的，而房租一交就是押一付三，几十个住户都拒绝搬走。如果警察要强硬，他们也能拉起来几十号工友和小姐妹。

强制搬走，只会让简单的查封变成暴力事件，而且人家确实是交了钱了。查封的人就只把沈玉斐住的那一间两居室给贴了封条，剩下的原封不动。

其实大家租房子也就刚来那一天见过沈玉斐，后来就是到期按时把钱打在他的支付宝或者微信账号上。说不上有交情，只知道沈玉斐的来头比较大，千万不要欠了房租就行了。

这楼道里还弥漫着一股子廉价的香水味，这层楼里一个人都没有，是在夜店上班的失足女还没有下班。

麻子晚上没有吃饭，唐诗在路上给他买了一个生煎花蛤配一个鸡蛋灌饼。进了楼门他就吃上了，没有一点儿心理负担，像是回自己家一样。

沈玉斐的两居室在采光比较好的五楼，正好对着一个生意不太好的月租

房，所以比较安静。

这门做得好，是靠近河南那边儿的牌子。唐诗皱了皱眉头，这么晚了去哪儿找个开锁公司，就算他想把门给砸了，就冲这质量也办不到呀。

吕荣认识不少三教九流，但是那些货会卷走些什么就难说了。
做选择真让人头疼。

就在唐诗犹豫的时候，麻子已经麻利地吃完了生煎和鸡蛋饼，然后把鞋脱了。沾着一手油脱鞋，唐诗觉得有点儿膈应。

麻子还把乌漆墨黑的鞋垫给抽了，一看就是在街面上买的机器绣，都看不出来花样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老婆死得早，家里的活儿都没人做。我两个儿子，都是会吃不会干的。”

“不会干你哪儿来的孙子。”唐诗堵了一句。

麻子笑得更欢实了：“我儿子肯定能干。”

鞋垫底下居然有一个凹槽，里面是一把钥匙。唐诗之前一直觉得扣扣索索的麻子怎么舍得穿名牌运动鞋，现在才知道是质量好的才方便打个洞藏东西。

狡兔三窟，这对老搭档之间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一直在互相算计。唐诗看得目瞪口呆，麻子就这么把沈玉斐的家门开了。

“封条别撕烂了，咱们出来的时候还能粘上。”国家的东西质量就是不一样，这纸摸起来脆脆的，还有弹性，很适合撕开再贴上。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才用了这样的纸张。

在唐诗和麻子进门的时候，楼道里有人回来休息。唐诗都打算说我们是市局的人来取点儿东西，但是那人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不管他们到底是谁。

进了门，麻子感叹：“世风日下呀，搁我们那年月村里来个陌生人，全村都会知道。要是谁家的牛丢了，全村出力把那个小偷给打死。”

麻子也算是高级小偷了，居然还感叹世风日下。唐诗不客气地翻了他一个白眼。麻子在提到自己勤劳节俭地努力培养出来两个在首都读书的大学生的时候，他的道德感膨胀，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社会低级趣味的人。

“咱们可是来这里找钱的，都被那帮比我还穷的条子翻了两遍了，真能找到钱？”这房子唐诗来过一回，沈玉斐就坐在沙发上抽烟，历历在目。

对麻子透露出浓浓的不信任感，这有点儿挫伤老头儿的信心。

“呵呵，我和他一起倒车二十多年了，比他老婆都了解他。他有钱肯定在这里，我怎么可能搞错？”麻子信誓旦旦。

唐诗提醒他：“沈总没有老婆，他天天睡的妞和睡的地方都不固定。”

麻子呵呵，仔细地沿着厨房、卫生间、书房和卧室找起来。很难想象吧，像是沈玉斐这样的高级流氓，居然会在家里有模有样地弄一个书房，里面摆的都是一些看起来牛×哄哄很难看得明白的书。

《莎士比亚全集》《纳兰词话》《红楼梦》……

唐诗拿起来一本扔一本，这些书又多又贵，有的还没有拆封。在寸土寸金的昆山市，屯这么一堆占地的玩意儿，唐诗觉得很浪费：“这些书我从来不看。”

“他也从来不看。”麻子也在扔书。

“那他买来干吗？”唐诗问。

“装×呗。”麻子继续扔。

两个人哗啦啦地扔了半柜子的书，麻子搬个矮墩，坐着陷入了茫然。唐诗若有所思，既然沈玉斐从来不看这些书，那这些书里面就不会有他藏着的黄金屋和颜如玉。

但是他把这个书房打理得高贵典雅，这花梨木的书柜、烫茶的小壶、舒适的桌椅，都说明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下足了功夫。

这间书房里有一股绿色植物淡淡的清香，没有二手烟的味道，足以说明，沈玉斐对这里的珍视。这种珍视多半是对于一个女人。

这一刻唐诗的思维已经快要窥破了天机，一个沈玉斐多年以来想要说出来，却从来没有说出口的秘密。

唐诗重新审视这个房间，他坐到了书桌面前，然后把柜子打开。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但是背后却放着全套的卡耐基的著作。

这几本书还有塑料封皮，也属于没有看过的。但是唐诗就是从这几本下手，一本一本地找。

在有一本里面，唐诗看到了夏柔的照片。

刚毕业的夏柔穿着黑色的学士服，笑得温柔典雅。她的身后是学校平静的湖面，身边落满了红色的枫叶，而她的眼睛里是比红叶还要绚丽的对未来的一片笃定。

这是夏柔最单纯的样子，和现在穿着职业套装眼神凌厉的样子很不一样。

沈玉斐居然会私下里收藏夏柔的照片，那么他做的事情肯定不少。唐诗踩着椅子，看到了在书柜上面的另外一把钥匙和一个银行存根，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

难道是一笔巨款？

国内的一些大银行也提供存储抵押品的服务，不过大部分银行都是空的，他们会把客户存进来的好东西再抵押给别人。这么一套一套的，谁知道东西最后到底在谁那里。

这个钥匙做得很精致，一看就是本地的开锁公司不能仿造出来的。这个存根也是本地一家银行的。

“咱们要发财了。”麻子搓了搓手，他的手上有厚厚的茧子，指甲缝里也有洗不干净的黑色机油。他小心翼翼地把沈玉斐的钥匙拿了过来。

沈玉斐和他都是本地混上去的地痞流氓，不过沈玉斐的段位看起来高一点，和当地的土豪站在一起像个有产有业的文化人。但是麻子站这儿一看就是出力气的苦逼。

沈玉斐在自己的心灵圣地放这么一个钥匙，就是为了保护那么一堆现金？

这不太符合逻辑，唐诗准备走人的时候，却是窗户玻璃又一次被打烂了。一颗子弹先打烂了窗户玻璃，紧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进来，躲无可躲。

那颗子弹射到了麻子左边的太阳穴里，从右边的太阳穴出来。他甚至还保持着刚才找到了钥匙的兴奋，觉得自己能得到沈玉斐剩下的所有财产。

唐诗本来想拉着麻子蹲下，沈玉斐的房子是老房子，这扇窗户并不是落地窗，而是窗台很高很小的老窗户。

但是太迟了，他抓着麻子的手趴下的时候，麻子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上一次，沈玉斐杀人的时候唐诗也在跟前。沈玉斐杀了人，还让他们每人补刀，那种心理的巨大的压力再一次出现。唐诗看着麻子一下子空洞的眼神，只觉得心里阵阵恶寒。

但是还没有完，有人踩着窗户一跃而入，越南杀手！

唐诗看到了这个人身上穿着的迷彩服，脸上残忍的谜之笑意。他用不流利的中文和唐诗说：“东西给我，你死定了。”

这人的逻辑真的很有问题。

就算是他真的很想先拿走重要的东西，再把唐诗给弄死，也应该说：东西交出来，饶你不死。

“给你麻痹呀。”唐诗从地上捡起来一块玻璃碎片就砸了过去，越南杀手躲了一下，唐诗冲到了窗口口。

窗户底下就是五楼，摔下去肯定死定了。这里是违章建筑成堆，但是对面